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

話說蔡京辭了聖駕，帶領二萬雄兵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泊未。大軍渡過黃河，蔡京與眾謀士商議道：「梁山泊重兵都屯在嘉祥、濮州二處，我兵不如直攻梁山，由曹縣、定陶進兵。」一個謀士道：「呼延灼、林冲都最利害，我兵抵梁山，那兩路來相應，我兵豈不是三面受敵？晚生的意思，不如發前部兵馬先進，太師領大隊為後應。」蔡京依了他的主意，便分前部驍將，帶領八萬人馬，先往梁山進發。蔡京自統大兵二萬，駐紮定陶。那曹州府知府張覺，係蔡京親戚，當時軍營參見畢，蔡京邀他進後帳私禮相見。張覺道：「前日楊龜山在我處，曾說起，據他的見識，大兵不宜由定陶競取梁山，戰必不利。」蔡京大喜道：「原來楊龜山先生在你處，快請他來。」張覺道：「他因探親來此，我故與他相見。他昨日已去了。」蔡京忙叫記室寫了書信，差一個從事贖了聘禮，同張覺追上去，「務要請他轉來。說我蔡京軍務在身，不能親到。」那張覺同那從事領命，飛奔追去。卻說那楊龜山名時，字中立，劍南郡將樂縣人，性至孝，熙寧年間舉進士。是明道程夫子的門人，他與謝良佐、呂大臨、游酢，稱為「程門四先生」。後因見奸臣當道，政事不好，遂告休隱於龜山，人都稱他為「龜山先生」。當日因探親在曹州，張覺卻也認識他，親去見他，問及軍情之事。楊龜山但說道：「大軍若直出曹縣、定陶直攻梁山，必受其困。」那楊龜山也恐蔡京來逼請他，所以聞得蔡京來，早已走了，竟回龜山去。誰知蔡京差人兼程追上，務要他轉來。楊時起先也推有病，不肯就聘，怎奈蔡京連次書信追來，末後一信有幾句說道：「先生無意功名，獨不哀山東數萬生靈之命乎？」楊時被他這一句也說得心軟了，又想了想，便當時應允。楊時有一門人隨在身邊，當時問道：「先生常說蔡京是個奸臣，為避著他；隱在岩谷，今日卻為何就他的聘？」楊龜山歎道：「你不知道，老死岩谷，原非我的本心。蔡京雖是個奸臣，今日卻難得他這般謙下，天下沒有勸不轉的人。或者我的機緣，在此人身上，也未可定。蔡京不諳兵法，門下多是諂佞之輩，決非宋江、吳用的敵手。我若執意不去，那二萬大兵性命不知何如。且去走遭，看他待我何如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主意是我的，有什麼去不得！」

當時楊龜山便同張覺及那個從事，齊轉到蔡京軍營。蔡京聞他來了，大喜，傳令開門迎接。相見敘禮畢，蔡京以上賓之禮待楊時。蔡京開言問道：「本閣久仰先生大德大才，如渴如饑，先生卻何故遠適山林？」楊龜山道：「實因晚生常有彩薪之憂，不能侍奉左右，勿罪。」蔡京道：「本閣奉聖旨提大兵征剿梁山，宜先取何路，應如河進兵，求先生教我。」楊龜山道：「太師明鑒：宋江那廝，起先不過潛伏草澤，今擅敢割據州縣，倘使這廝兵力不足，何敢如此？所以此時賊勢的猖獗，較從前更甚。那廝不取別處，單據嘉祥、濮州者，明是恐官兵直取他巢穴，故把重兵立成犄角。若由定陶直攻梁山，正中他的機會。據晚生愚見，不如發精兵先攻嘉祥。嘉祥城小壕淺，呼延灼勇而無謀；更兼南旺營的百姓都是威勢脅逼，不得已而從賊，天兵到處，必然反戈，嘉祥唾手可得。得了嘉祥，林冲不來救則勢孤，必為眾賊厭棄；來救，財濮州可圖。攻倒了這兩處，梁山還有什麼倚仗？今捨此兩處，先圖梁山，那水泊遼闊，正面山勢險惡，鄆城一帶港汊又多，急切攻打不下。那廝把嘉祥、濮州兩路精兵，抄襲後面。雖是我兵分做先後二隊，進去容易，退出卻難。萬一前路救不出，二萬大兵先失陷一半了。所以意攻梁山之計，恐防不穩。」

蔡京聽這一席話，大喜道：「先生真是妙算。」遂傳令依計而行，把那先發的八萬人馬撤回，改攻嘉祥縣。楊龜山又道：「天津府總管鄧宗弼，開州統制張應雷，武定府總管辛從忠，廣平府總管陶震霆，四人都有大將之材，望太師重用。更有那景陽鎮總管雲天彪，晚生也認識他。此人之材，彷彿春秋時的卻縠。此人若在軍中，必能使上下一心，盜賊膽寒。」蔡京道：「雲天彪乃種師道最得意之人，諒必不差，我叫他獨當一面，攻梁山泊的後路。鄧宗弼、辛從忠二人，今年斬了楊烈，擒了施威，我也分愛他。陶震霆、張應雷，也有人說起武藝甚好。」便傳檄文調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來軍前聽用。不日陸續都到，蔡京看了四個英雄，威風凜凜，大喜，便叫四人為前部先鋒，領兵攻打嘉祥縣。四個英雄得令，帶了八萬人馬，旋風也似的殺奔嘉祥縣去了。楊時又勸蔡京調雲天彪亦到嘉祥，不必帶景陽鎮兵馬，蔡京也依了。

這裡蔡京將大軍屯紮定陶，只等濮州的動靜，便乘勢進兵。不到一二日，忽然接到河北天津府一角分文，上面插著雞毛，蔡京拆開觀看。不看萬事全休，一看把那蔡京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看官也忙驚問道：「什麼事？這事也不關緊要，不要著忙，且把那申文讀與眾位聽。上面寫著道：『河北天津府知府為申報失陷命官緊急軍務事：某月某日，有新任薊州知府梁世杰，挈官眷，由粵府所轄鹽山縣地方經過。行至伏虎同地面，遇一伙歹人，假扮鹽山縣知縣，帶領假扮人役，沿途慇懃迎接，酒內用蒙汗藥，將該知府梁世杰，並上下一切人等，盡行麻倒，用車載劫入鹽山。卑府半途聞知，急會同滄州兵馬都監何武，督兵剿救。不防有梁山之大盜朱全、雷橫，伏兵兩路突發。官軍大戰不利，都監何武陣亡，卑府亦遭重傷，折兵無數。現在探聽鹽山群賊，已將梁世杰等劫入梁山。卑府不敢隱瞞，除申報河北制置司外，合肅稟明憲台，作主施行。』」蔡京看罷，魂靈兒還不曾叫轉，忽又報梁山泊宋江差人下戰書。蔡京大驚，忙看那封皮上，寫著「蔡太師開拆」。蔡京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「梁山泊天魁星義士宋江致書於蔡太師閣下：宋江因奸臣擅權，不容人進步，故啟請眾位豪傑，聚義山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上應天星而列位，下隨人志而抒誠。天既與之，人不能廢。初未嘗得罪於執政，不知閣下何故興此無名之師？夫佳兵不祥，戰者道德。宋江不喜戰鬥，只得邀請令坦薊州太守梁群，暨令愛恭人，光降敝寨，與之商議。蒙慨發尺素，祈閣下暫息雷霆，怡情富貴。如不獲命，宋江不得已願借重令坦並令愛之尊首祭旗，尊血鑼鼓，慢散兒郎，以與閣下相戲。閣下勿將官家作推，閣下調元贊化，秉國之鈞，有所指陳，官家焉有不允。今日戰與不戰，悉請尊裁。守候回玉，書不盡言。」

封套內又有梁太守並蔡夫人的親筆信一封，都是哀求老兒、丈人退兵救性命的話。

蔡京看了，驚得個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口裡只叫道：「這卻怎好？這卻怎好？」半日沒擺佈處，只得叫：「請楊先生來商議退兵。」楊龜山道：「太師差矣。天子親臨太廟，托付太師重權，非同小可。縣君與貴人失陷，固是失意事，太師獨不聞樂羊啜中山之羹，袁公箭射親兒。這兩個君子，豈真無骨肉之情哉？只為迫於大義，不敢以私廢公。今太師為一女婿、女兒，輕棄君命，二萬大兵無故卷旗，豈不為天下所笑？」蔡京道：「我也深知此是正論，怎奈本閣這個小女□分孝順，最可人意，不值便這般下得。」說著，甲下淚來。楊龜山道：「太師若要生全貴人、縣君，火速進兵，宋江必不敢就下手。晚生料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勇冠三軍，雲天彪持重多謀。這五員虎將，八萬雄師，取一嘉祥縣，如大炬之燎鴻毛。就著落五將身上，務要生擒有名賊將一二人，與宋江兌換縣君、貴人，看他如何！今一退兵，縣君、貴人必無生還之日矣。」蔡京未及回言，楊龜山又道：「即使萬有不幸，縣君、貴人遇害，捉住宋江時，碎割碎剮，報仇有日。並非晚生心狠，把他人骨肉不關自己疼癢。」

蔡京不做聲，搖著頭只是歎氣。楊龜山情知勸不轉，便道：「如要退兵，須得有名，堂堂正正的，休吃天下人說太師怕強盜。」——看官須知：此言是楊中立深恐朝廷損威，並非為蔡京畫策。——「只是晚生夜來肺病大發，軍中醫藥不便，求給假回山將息。」蔡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是先生如何便去？」楊龜山道：「委實有病。」再三告辭。蔡京也明知不投機，虛留了一回，便厚以金帛相贈。楊龜山初時分毫不受，因見蔡京有不悅之色，只得略受了些。當日辭了蔡京，竟回龜山。一路便將蔡京所贈的金帛，散給貧民。直到後來宣和元年冬□一月，徽宗征他為秘書郎，他方出仕。後來做到右諫議大夫，兼侍講、國子監祭酒。高麗國王都聞他的名，托中國的使臣路允迪問候。享壽八□餘歲，成了一代大儒，配享孔廟。人多有議論他不該就蔡京之聘，不知他實出於不得已也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蔡京送了楊龜山去後，便同眾謀士商議。一個謀士道：「要救貴人、縣君，自然還是退兵。」一個謀士道：「也須要他還了人再退。」蔡京道：「只是班師無名，恐官家見責。」一個謀士道：「值什麼！現在天氣暑熱，軍馬多病，太師奏上一本，只說軍營瘟疫盛行，求降旨班師。官兵離鄉背井，聽說歸家，誰不願從！」蔡京道：「此計大妙。但我不便奏，童貫與本

閣最好，我寫信去托他轉奏。」一面又發移文與河北制置使，教將薊州太守被劫一案，且從緩動本；一面飛檄雲天彪、鄧、辛、張、陶五將，且慢攻打嘉祥縣；一面寫回信與梁山泊，說：「只要放回梁太守、蔡夫人，本閣便退兵。」又差一員心腹官員，能言舌辯的，同了梁山的送信人去。不數日，宋江又有回信，差一個小嘍囉，同差去的官員一齊來，說道：「太師如果班師，便送太守、恭人回營，決不食言。先將恭人的親隨一人發還。」書後又寫一行道：「太師如果願戰，望先示師期。」蔡京看罷，便叫那蔡夫人的親隨私問道：「縣君怎地苦，他病尚未全好？那馬貴人好否？」那親隨道：「縣君與貴人被劫了去，眾頭領都佛眼相看，並且置酒壓驚。爭奈那玉麒麟盧俊義記得前仇，定要把貴人處死。眾頭領都勸阻不住，連宋江的號令都禁不得。幸虧楊志、索超二人抵死相救，再三哀求。盧俊義兀自怨氣不平，將貴人捆翻，打一百背花。打到四五□，卻得楊志覆在貴人身上哭求，索超奪去棍棒，眾好漢都勸，方才放了。已是皮開肉綻，昏暈幾次。如今楊志、索超領去將息，卻也還轉了些。縣君雖是吃些驚恐，卻未曾受苦，病已好了。」蔡京聽罷，潸然淚下，便發回信，應許宋江，聖旨一下，即便退兵；又寫信與蔡夫人、梁太守，慰他二人寬心。

不數日，天子詔到，說道：「據樞密使童貫奏稱，蔡京軍中瘟疫盛行，人馬不安。如果屬實，著蔡京核實奏聞，暫且班師，毋得俄延，以重朕愆。朕惟夙夜修省，祈攘天休。詔到，蔡京即使遵行，用示朕體恤將士之至意。」蔡京得詔大喜，便傳令各營遵旨班師，並飛檄雲天彪等即行收兵。各營軍將聽令，無不駭然，都說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們都要建功報效，卻怎地不見半個賊兵，就無故班師？」不數日，宋江又有信到，說：「太師退兵過了黃河，即送梁太守並恭人回營。」蔡京大喜，傳令剋日班師，挑選幾員驍將斷後，拔寨竟退。過了黃河，屯紮了，一面覆奏天子，一面差人問梁山催討梁太守夫妻。宋江回報，必待攻嘉祥的兵馬都退盡，方肯送還。蔡京連忙飛檄催雲天彪等退兵。

卻說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，那日得令，帶領八萬兵，如飛也似殺奔嘉祥縣。呼延灼接戰不利，閉城堅守。四將圍住，八面攻打，一時難克。忽報景陽鎮總管雲天彪，奉檄前來助戰。四將大喜，出營迎接。原來雲天彪在景陽鎮上正打探大軍的消息，忽接到蔡京檄文，教他赴嘉祥節制四鎮，一同攻打，無須自己帶兵等語，便將兵符印信都交與都監護理，自己帶了隨身五百名砍刀手，星夜奔赴嘉祥縣來。鄧辛等四將接入，看那天彪生得面如重棗，鳳眼蠶眉，龍行虎步，美髯過腹，聲如洪鐘。四將□分驚喜，各行禮參見。天彪忙答禮道：「何故如此？」四將道：「小將奉太師鈞旨，受總管節制，應得如此。」雲天彪謙遜了一回，當時問起軍情。四將答道：「連日攻打不能得利。」天彪便乘馬出營，看了一回，人來說道：「此處城小壕淺，必為吾等所破。但城裡錢糧充足，恐一時難拔。俄延時日，防那廝有救兵到。」鄧宗弼道：「防濮州林沖來救。但蔡太師現把大軍屯在定陶，那廝未必敢離巢穴。」天彪道：「林沖不來，也須防梁山來救。小弟愚見，攻打此城，不必用八萬人的全力，只須五萬人足矣。小弟願領三萬人去屯在城北，扼住他的咽喉，休吃那廝來救。南旺營的百姓皆有義氣，不得已從賊，若以大義招撫，必然歸降。降了南旺營，嘉祥勢孤矣。素來只道蔡太師無謀，今先攻此處，卻甚有見識。」鄧宗弼道：「他聘請楊時為軍師，楊時與他定的主意。」天彪驚喜道：「怪得！龜山先生在軍中，我們不枉了一番氣力。」只見張應雷、陶震霆起身稟道：「雲將軍為三軍司令，豈可輕離此地！小將不才，願領三萬人馬去守要害，誤事甘當軍令。」天彪大喜，就分三萬人與二將同去。

卻說那張應雷、陶震霆二人，都是河南鄆城人。兩個是姑表弟兄。生得八尺以上身材，四□以內年紀。那張應雷使的是一柄赤銅劉，重五□斤；那陶震霆使兩柄棗瓜錘，每柄重三□斤。張應雷現為河北開州統制；陶震霆現為廣平府總管。兩個都是拔山舉鼎的英雄，當日得令，帶了三萬人馬，到城北要路去鎮守。

這裡雲天彪同鄧宗弼、辛從總一應驍將，率領五萬人馬，將嘉祥縣東南西三面固定，只留北門不圍。架飛樓，堅雲梯，弓弩槍炮，悉力攻打。呼延灼同彭玘、韓滔百計守禦。連攻了數日，呼延灼等都有些困乏，守城兵卒傷了許多，忽然蔡京的飛報到來，叫且休攻打，「靜候本閣軍令，毋得故違乾咎。」天彪與鄧辛二人都吃一驚，道：「怎地這般沒主意，忽起忽倒？不遵軍令，又是我們錯。」鄧宗弼、辛從忠道：「再是兩三日，此城必破。今無故退兵，真是可惜！」天彪道：「可不是麼，如今只好丟開。」遂把兵馬約退了。呼延灼見官兵忽然退了，也不知其故，只恐有計，不敢便出，只望南旺營來策應。雲天彪與鄧辛二人在中軍帳內說道：「凡是攻城，全仗一鼓銳氣。今牽延著，不許我們動手，養成敵人氣力，一旦那廝的救應人馬到來，卻怎生取得？」

正說間，轅門外來報道：「外面有一壯士，口稱是南旺營人，名喚楊騰蛟，斬了王定六、郝保四，帶了百數人，前來投誠。」天彪大喜，傳令叫進來相見。那楊騰蛟提著王定六、郝保四兩顆首級，直到中軍，伏地請罪。天彪忙叫請起，賜位坐了。小校上前接了那兩顆首級。眾人看那楊騰蛟，是個彪軀大漢，青黑色面皮，眼有神光，果然英雄。天彪問道：「壯士何方人氏？怎生斬得這兩名賊將？願聞其詳。」楊騰蛟道：「小人姓楊，雙名騰蛟，祖貫南旺營人。小人父親砍柴為業，年老做動不得，靠小人打鐵營生，養贍著他。小人有些膂力，生平最好槍棒武藝，也略識些文字。南旺營村前村後五七百家，都識得小人。巨耐去年梁山泊那伙鳥男女來煩惱南旺營，俺那裡寡不敵眾，吃那廝平吞了去。那廝是什麼單廷?、魏定國，霸佔住了，眾百姓都不怯氣。那廝見小人好武藝，要小人做親隨。小人看父親病在牀上，恐吃他害了性命，沒奈何忍口鳥氣，只得依了。那知小人的父親吃他一嚇，竟病重死了。小人一發恨那廝，屢次想殺他，只是沒個幫手。今見相公們領兵到來，那廝兩個正待要來救嘉祥縣，要小人同這王定六、郝保四做前部。眾百姓攬掇小人為頭，小人暗地裡集下四五百人，約定時候，是小人刺殺這兩賊，殺了他二千多人，餘黨都散。那單魏二賊吃他逃走了。特將首級來相公前請罪。」雲天彪道：「這是壯士的大功，怎說是罪！」眾人都大喜。天彪便叫辛從忠督兵前往南旺營，安撫百姓復業；一面備文申報蔡京，並將王郝二首級解去，留楊騰蛟在軍中。

候了多日，不見蔡京教進兵。天彪與鄧辛二人□分焦躁，張應雷、陶震霆也等不過，只管來問信。忽蔡京有緊急公文到，眾皆大喜。忙接來看，卻是因瘟疫奉詔班師的話，眾皆大驚。鄧宗弼、辛從忠道：「費了若干錢糧，到得這裡，為何不戰而退？」天彪道：「錢糧在其次，一路兵差傷役，百姓膏血都用盡了。」張陶二將也回中軍，說道：「有什麼瘟疫！暑熱天氣，數□萬人難保無人生病，這也算不得，此中必有別情。」便將來人細問，來人道：「聞知是太師的女婿梁世杰同女兒被梁山上擄去，太師恐他傷害，謊奏朝廷，只說有瘟疫退兵。」張應雷、陶震霆一齊大怒，道：「放他娘的屁！我等那個沒有老小，單是他為一己之私，廢天下大事？我等便死，也要滅了梁山方回！」天彪喝道：「二位將軍休要胡說！詔書已下，豈可抗違。但是眾位不伏氣，小弟設一計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，然後退兵。」眾人大喜，大小軍士都叫道：「如要廝殺，我等情願死戰！」天彪便吩咐四將如此如此；又給楊騰蛟提轄職銜，著他帶一枝精兵，埋伏在嘉祥縣東門外臥龍山內，吩咐道：「我一退兵，呼延灼必叫別將守城，親自來追。我須使人打著梁山旗號，假作兵敗逃回，賺他開門，卻又故意露出破綻，教他看出，誘他來趕殺。待他出了城，你只看號火四起，便並力攻打東門。軍前多用佛郎機，此城必破。倘或那廝竟被賺開門，你也看號火起，便來策應，也是你的功勞。不得有誤！」楊騰蛟領令去了。

天彪傳令軍馬一齊圍城，鼓噪攻打。呼延灼忙上城督兵守禦，不及一個時辰，官兵一齊退去，當時卷旗俱走。呼延灼已得梁山信，知蔡京講和退兵；又見單廷?、魏定國一齊奔入城來，知南旺營已失，王定六、郝保四遇害，正忿怒之時，見天彪等一攻便走，愈怒，便叫：「開城追趕！」彭玘道：「這廝恐有計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非也。這廝定是得蔡京的號令退兵，恐我追趕，故先虛作攻打一番，以便退去。我想那王定六、郝保四的仇，如何不報，追上去殺他一陣，也稍出口悶氣。」便提雙鞭上馬，叫單廷?、魏定國守城，同彭玘、韓滔帶領兵馬開城追來。雲天彪拍馬舞刀轉身迎戰，不數合，拖刀便走。呼延灼驅兵追趕，只聽號炮響亮，鄧宗弼左邊殺來，辛從忠右邊殺來，三面夾攻。呼延灼望見本城火光沖天，無心戀戰，忙收兵回去。三路兵一齊迫轉來。

呼延灼到得城邊，只見吊橋拽起，一聲鼓響，滿城上都是官軍旗號。一位英雄立在敵樓護欄邊，正是楊騰蛟，指著城下罵道：「直娘賊，你來！」城上亂箭雨點般射下。呼延灼大驚，同彭玘、韓滔奪路繞城而走，望正北投梁山去。追兵漸遠，走不上□里，忽然山鳴谷響，兩彪軍殺出來。正是張應雷、陶震霆，大叫：「賊子休走，我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呼延灼、彭玘、韓滔一齊來迎，張陶二將各奮神威，酣戰三人，五□餘合不分勝敗。背後楊騰蛟也到。那楊騰蛟使一柄蘸金開山斧，□分利害。當時陶震霆敵住呼

延灼，張應雷敵住韓滔，楊騰蛟敵住彭玘，捉對兒廝殺，三軍大戰。只見張應雷賣個破綻，讓韓滔一刀砍入來，?到分際，張應雷右手倒提銅劉，左手伸開虎爪，揪住韓滔勒甲絲縲，生拖過來攢在地上。眾官軍上前按住，活捉了去。呼延灼、彭玘情知不是頭，不敢戀戰，回馬便走，三位英雄一齊追趕。陶震霆趕呼延灼不上，便掛了雙錘，背上卸下那桿溜金火槍，火藥、鉛子已是裝好，當時扳起火機，上面自有瑪瑙石自來火。陶震霆雙手擎槍，鉤動火機，橫通一槍，對呼延灼打去。這回也是呼延灼命不該死，那一槍卻打在那匹馬的後跨上，一顆鉛子直穿入馬肚裡去。那馬倒了，把呼延灼掀下地來。陶震霆上前去搶，吃那邊救了去。可惜那匹御賜踢雪烏騾，竟死在陶震霆手裡。雲天彪擁大隊都到，追殺了一陣，一齊收兵回嘉祥縣。

呼延灼大敗虧輸，單魏二人也引敗殘兵馬奔來，會在一處，商議不如且回梁山。恰好大刀關勝領兵來救嘉祥縣，遇著呼延灼。知嘉祥縣已失，關勝道：「那廝大勝之際，銳氣甚盛。我卻素知那雲天彪用兵如神。我軍新敗，若再去攻打，戰必不利，不如且回大寨商議。」當時定了主意，一齊回梁山泊去了。

卻說雲天彪等五員大將，並南旺營的好漢楊騰蛟，收聚得勝兵，掌鼓回嘉祥縣。進了縣城，天彪傳令安撫軍民，將錢糧倉庫一齊查盤封好，申文飛報蔡京，說道：「小將等遵太師軍令退兵，叵耐呼延灼猖獗廝逼，小將等回兵大戰，呼延灼敗走，收復嘉祥縣，生擒賊將韓滔一名，斬首八千餘級，特此報捷。」一面將韓滔用囚車釘了，就差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解去，並請委文武官員來嘉祥治事，自己同楊騰蛟分兵在嘉祥縣權且鎮守。

卻說蔡京已把大軍退過黃河，只等梁山上放回梁知府、蔡夫人，忽接到雲天彪捷書，說義民楊騰蛟斬了王定六、郝保四，恢復南旺營；接連又得捷報，雲天彪恢復嘉祥縣，生擒韓滔，押解前來。蔡京肚皮裡叫不迭那苦，口裡卻說不出，只得與幾個心腹謀士預先商議定了。不日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解到韓滔，來稟見蔡京。四將齊說道：「小將營內仗太師洪福，兵馬卻都不病。遵大令退兵，叵耐呼延灼追逼不捨。小將等情急，回兵迎戰，那廝敗走，棄了嘉祥縣而去。小將等捉了韓滔，斬首八千餘級。雲天彪恐嘉祥縣復失，在彼分兵鎮守，不敢擅離，請太師速委員弁下去。」蔡京怎敢說他們錯，只得做出大喜之狀，慰勞了四將，叫去各回本任，與雲天彪一並聽候號令。一面委心腹員弁二人，私下囑咐了，去嘉祥縣接印管事。只得買下一個頂替凶身，充作韓滔，趁黑夜綁出轅門，斬了號令。王郝兩顆首級，早已換過。卻私地將韓滔藏入後帳，開了囚車，請出來，只得再三陪罪，說道：「並非蔡京背盟，實因路遠，號令呼應不及，以致衝犯了好漢。今暗地裡送好漢回梁山，小女、小婿望乞照拂。」韓滔謝了。蔡京便將王郝兩顆首級，用香木匣兒裝好，只得差心腹數人齎了，護送韓滔，一同回梁山去了。

卻說宋江探得蔡京已奏准退兵，大喜，正要商議要留梁世杰夫妻為質當，忽報大刀關勝領兵轉來，呼延灼等都敗上山來。宋江大驚，忙接進來。眾人齊稟道：「南旺營兵變，王定六、郝保四被害，雲天彪用詭計破了嘉祥縣，韓滔遭擒，折兵一萬二千人。」宋江大怒，道：「這廝安敢反覆不常！」即吆喝：「速把梁世杰夫妻捉出去砍了，與我王郝兩位兄弟報仇！」正是：蔡相已成平地虎，中書又作釜中魚。不知梁世杰夫妻二人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